崧陽耆舊傳

乾

廿二

荷亭批

序

不佞既纂 本朝以來開城人物事行名曰崧陽耆舊傳間又自惟麗氏之末忱臣烈士自鄭文忠金震陽外尙多其人而本史忠義傳闕焉嗚呼作史者鄭麟趾也韓通之不立傳雖以歐陽氏之善善惡惡而猶負此譏況於麟趾之本無識者乎是以歎之思一論次其事患無以網羅之比因同州朴正言圭能得慶州金學士台濟所輯勝朝忠烈錄援引廣博議論辨嚴有以洩前人之鬱抑而發不佞之孤陋然竊嘗就而詳論一曰穉會太濫二曰蔑棄正史三曰考據不核四曰予奪不公俞文忠公棨麗史提綱補闕特書者止吉再徐甄李養中

元天錫金澍五人後大提學徐命膺作遺民傳則益以趙狷南乙珍車原頫林先味曺義生孟氏六人此其彰明較著者也今按錄中諸家所記往往奇偉足以備二家之未備而總之不翅什倍夫易世已五百載矣譜牒斷爛之餘依俙影響之作顧可以一一盡信耶我 太宗大王之敎曰高麗巨家大室皆臣事我家吉再以寒士抗節不仕是人之所難以此觀之當時諸公之去就槩可推知何至若是之夥也麟趾史是非紊亂固君子之所不取然其敍文忠震陽二公未嘗不苦心揄揚而在他人則否且爲親者諱萬世臣子之通義求之以情豈無一二可原者而必欲一切抹摋之乎且曺希直不

當冒刼辛吔之名錄中云曹希直與李存吾刼辛吔而据本史存吾傳同刼者惟鄭樞而已申包翅孟希道不當在麗氏臣子之列說見李行傳至若李種學禹洪壽之見殺於私怨則以爲殉節而進之吉再之忠孝兩全則疑其虧節而退之出入顚倒若此非一要之學士盖未之定也不佞輒敢不揣鹵莽就加隱括務盡諸家之長間亦附已所聞而事行之已見本史者不復煩疊總爲逸事標諸篇內其事涉疑信及殘缺不明者姑附於末以竢明者其又下此者終乎刪削冠之于耆舊傳之首以崧陽諸公所天也不必皆其鄉也噫是編也成余豈敢擬諸公之繪畫也抑亦或爲學士之礪錯也夫

聖上二十五年戊子十一月朔韶護生書于彩霞山房

崧陽耆舊傳前編名氏目錄

卷之一

鄭夢周　李穡禹玄寶李崇仁金震

陽徐甄　崔瑩

吉再　金澍 濟

趙狷 鄭矩 元宣　南乙珍

李養中　車原頫

元天錫　李皐 李集

林先味曺義生孟氏　具鴻 朴門壽成思齊成溥 金冲漢閔安富韓哲

沖邊肅徐輔李孟芸蔡貴河 朴湛趙安卿范世東閔普文

武士四十八人

卷之二

金自粹　崔瀁
尹忠輔　朴諏 朴自完
鄭溫河自宗　趙承肅
閔由誼　安瑗
李行趙瑜　崔七夕
田貴生　申晏
朴愈　金若時
尹璜　李瓊
孫登河檠　崔清

崧陽耆舊傳前編卷之一

晉陽金澤榮友霖 撰
緦弟信榮士圭
開城王性淳原初 校

麗季忠臣逸事傳

鄭夢周

鄭夢周字達可延日人恭讓朝侍中幼時母知其偉器作白鷺歌以勗之曰白鷺白鷺勿入黑烏羣夢周反其語作烏頭曲以示不變我 太祖大王素器重之屢辟幕下夢周亦深推 太祖有社稷功見於歌咏及 太祖自威化島回軍廢王禑夢周始與 太祖異陰欲圖

之乃隱忍周旋酌定五罪鉗抑彈駁引用舊人又引金震陽等布列諫職日伺其便恭讓王四年　太祖畋海州墜馬疾甚夢周聞之有喜色曰天假機會也密敎震陽等先劾羽翼趙浚鄭道傳等黜之俟　太祖入京日圖之謀旣定時我　太宗大王廬於　齊陵聞事有不測馳迎　太祖于碧瀾渡護疾兼行歸邸先是　太宗知夢周蓄大志設宴侑酒以歌試之曰此亦何如彼亦何如萬壽山城隍堂後垣頹落亦何如我輩若此爲不死亦何如夢周忼慨和曰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更死了白骨爲塵土魂魄有也無向主一片丹心寧有改理也歟　太宗知其不可變始議除之及是謀遂彰　太宗

將遣趙英珪李敷等入都評議司擊之忽聞門外有辟
除聲使人視之則夢周也蓋夢周自知事敗佯爲問疾
以觀變也　太宗旋命英珪要其歸路會前判開城府
事柳源死夢周比歸過吊其家遲留故英珪等得備兵
器而竢之夢周至馳擊至善竹橋殺之是日夢周行過
故酒徒家名曰百花店主人出外堦花盛開夢周徑入
呼酒舞於花間曰今日風色甚惡甚惡連飲數大白而
出其家人恠之俄聞鄭侍中遇害矣夢周自戊辰廢立
以來志扶王室居家常閉戶流涕有一僧獻詩諷去曰
江南萬里野花發何處春風無好山夢周執詩泫然曰
嗚呼晩矣蓋以身爲大臣無去義爾至是竟以身殉國

我　太宗中　贈議政府領議政封益陽府院君謚文忠　中宗中用太學生權碩等言從祀文廟學者稱圃隱先生今善竹橋上有赤痕斑斕謂之血跡有圃隱集行于世其詩豪放冲淡有陶潛李白之風其他道學事業具本傳始夢周之自　太祖邸歸也見槖鞬武夫衝前導過覺其非常顧謂從行錄事曰汝可謹避錄事曰小人從相公死生以之何可他往再三呵止亦不從夢周之遇害竟與抱持同死錄事或曰金慶祚珍島人

論曰金學士論鄭先生不死廢立曰昔長息問舜怨慕公明高曰非爾所知公孫丑問伊尹放太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子路不悅於見南子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此三聖人處事外雖不同內實一揆而其所問所答皆可互看也然非但聖人方有此非常之事卽賢人大人亦或有之而非中人以下所能窺測盖篤論云

李穡禹玄寶李崇仁金震陽徐甄

李穡字潁叔韓山人恭讓王四年鄭夢周之殉國也坐同謀謫驪興事在本傳我　太祖卽位赦穡召見穡長揖不拜　太祖降御榻勞之俄而侍講引班而進　太祖還升榻穡曰老夫無坐處遂昂然起出自是常往來韓山驪興五臺山之間作胡不歸辭以自況曰胡不歸胡不歸無不足兮奚所疑青山隱隱兮水鏡净我膝所

屈惟釣磯　太祖每使人召還曰我竟不可以屈先生耶時穡年紀高事佛斷葷　太祖嘗爲之置酒語之曰卿已老矣宜復酒肉以養體氣特賜材瓦命造第京師封韓山君仍授義城德泉等五庫都提調穡并不受懇求避暑驪興許之穡行至燕子灘沒於舟中時　太祖五年五月也後　太祖疑其非命殺其時護送中使謚曰文靖享祠韓山等地世稱牧隱先生次子種學字仲文少有才名廢王禑二年登第累官簽書密直司事亦坐夢周黨杖流長沙初鄭道傳游穡門忌種學日深至是密嗾殺書使孫興宗押種學行至居昌茂村驛縊殺之年三十二臨死謂其子曰吾以名爲人所憎乃至於

此後我　太宗得其事罪興宗
禹玄寶字原功丹陽人始仕以清白吏聞及貴顯居家常食豆粥時人謂之豆粥宰相恭讓王四年玄寶與鄭夢周圖我　太祖事敗而夢周被殺尸棄道傍人不敢近玄寶密敎一山僧收瘞之識者義之旣而都評議司執玄寶幷其三子洪壽洪命洪得分配以聞王幷遠流之　太祖卽位玄寶恥之逃入中國諸子哀乞歸復旣歸　太祖召之玄寶白衣入見賜功臣爵號不受退居長湍田舍未幾特進丹陽伯玄寶已沒矣謚曰忠靖其他立朝本末具本傳初玄寶五子皆登科孫成範爲恭讓王婿富貴宗疆傾一時趙浚鄭道傳等忌之連搆大

獄必欲去之及恭讓外禪成範與姜淮季先被戮洪壽素侮道傳微賤不署臺省告身故道傳就貶所私殺之

李崇仁字子安京山人鄭夢周之圖我　太祖也崇仁與其謀事敗坐流嶺南事在本傳先是崇仁與鄭道傳同師李穡而才名過之穡嘗盛稱崇仁所作嗚呼島詩道傳忌之後奉使中國賦嗚呼島比歸潛錄唐人詩中以示穡穡閱視無賞色道傳曰此篇不佳否穡曰佳則佳矣公輩亦能爲此道傳自此益知已才出崇仁下有必害之心又以贊命之際定向不同積不平至是道傳令其私人體覆使黃居正杖崇仁一日數百不死乃橫載馬馳數百里潰爛死世稱陶隱先生

金震陽字士靜慶州人坐鄭夢周黨杖流遠地爲鄭道傳所害他事具本傳世謂之草屋子

徐甄利川人內史令熙之後也登恭愍朝第恭讓王四年爲掌令與姜淮伯等上疏請誅趙浚南誾鄭道傳洎鄭夢周遇害治其黨與流甄等于遠地事在夢周傳旣革命甄遯于衿川坐不北向終身不對漢陽城郭嘗作詩云千載神都隔杳茫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我 太宗中大臣臺諫請鞫之 太宗曰甄爲高麗之臣不忘其君作詩思之是亦夷齊之流不可罪也後 宣祖時用修撰許篈言封墓致祭贈大司諫 仁祖時立祠衿川

論曰自李文靖以下五人皆與鄭文忠同志共事事雖不成豈不凜凜有生氣哉然本史盛稱文忠震陽志節而於李文靖禹忠靖二公書 本朝封爵而不言不受且稱文靖志節不固無大建白何哉其外坐文忠黨者如趙瑚鄭寓金畝偰長壽之流倘數十人而能終始一節光明俊偉者罕有聞焉

崔瑩

崔瑩昌原人廢王禑十四年明立鐵嶺衛瑩勸王攻遼我 太祖回軍執瑩流高峰俄移忠州誅之首已斷猶植立者久之 本朝大學士卞季良詩吊云奮威光國鬢星星學語街童盡識名一片壯心應不死千秋永與太

山横今高陽郡有瑩墓俗謂赤墳
論曰當明之立衛也瑩年已七十餘志慮昏耗且恃兵畧習摧强敵有輕中國之心故遂有攻遼之舉此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也乃說者或謂瑩欲使我 太祖得罪於明帝以爲假手圖之之計此不過慕瑩之忠義寃瑩之不幸且見於李仁任國主一語而不覺其說之曲也不然 太祖若得罪於明帝則瑩爲都元帥獨能無罪乎且百萬問罪之師壓於境上社稷亦能保無虞乎所以直瑩者適所以重曲瑩何可哉

吉再

吉再字再夫善山人八歲作石鼇歌比長淸苦力學負

箋尋師不憚遠險卒受業於鄭夢周廢王禑九年中進士十二年擢第授門下注書恭讓王二年再知國家將亡辭以母老棄官歸鄉再天性至孝不忍母老奉養兼盡夜披衾朝歛枕躬自爲之妻子欲代之輒曰母老矣後雖欲爲母爲此不可得也居三年高麗亡我 太宗大王在潛邸入學讀書再以同閈相從講習我 定宗大王二年 太宗在東宮一日與書筵官論當世遺逸之士 太宗曰吉再剛直人也我嘗同學今不見久矣正字田可植再之同郡也時適侍講具言再居家孝行之美 太宗大喜下令三軍府移牒徵之再乘傳至京太宗奏授奉常博士再不謝恩上書 太宗曰陳從仕

非志　太宗使人諭曰予之所言綱常不易之道也但召之者吾而官之者上也告辭於上可也再乃退而上書曰臣本寒微過蒙辛朝之恩擢第爲門下注書臣聞女無二夫臣無二主乞放歸田里以遂臣不事二姓之志孝養老母以終餘年　定宗與　太宗嘉歎不已命有司優禮遣歸復其家且賜田一區再卽以種竹從

世宗大王元年　太宗謂世宗曰吉再義士也聞其有子宜召用之遂驛召其子師舜除宗廟副丞是年再卒年六十一　世宗命賻米豆葬事官庀　贈左諫議大夫再恬靜淡泊善處貧約篤於倫誼洞見誠赤廢王父子之遇害也方喪三年不食菜鹽少時嘗師李穡朴賁

權近三人沒亦皆心喪三年喪祭用朱子家禮每值親忌垂淚終日一粒不下口日必晨興謁家廟遂及先聖退讀經傳危坐竟晷常以與斯文闢異端爲己任學者徧四方無不宗其言論緇徒聞風而歸俗者數十人隣有一卒遠戍其妻爲棘籬自守者近十年一日夜卒自戍還呼使開門妻不應卒曰久役始還不權迎而拒之何也妻曰吾雖信吾良人暮夜潛迎豈半生守燈之義乎且使吉爺聞之以爲何如卒不得已止宿籬下翌朝妻始會隣里迎入爲夫婦如初其化及於人如此其學傳金叔滋叔滋傳其子宗直宗直傳金宏弼宏弼傳趙光祖是爲東方理學之淵源亭金烏書院學者稱冶隱

先生

論曰金學士論冶隱以應召命薄之又以其上書中有稱臣稱辛氏語疑其阿巽失義孝養老母疑非自道之詞而謂之後人贋作誠篤嚴矣然惜乎其未臻於平正明剴也夫古人處義之道不一有慷慨決絕殺身成仁者亦有濡忍從容內直其志者而終歸於忠則一也當太宗命召之日冶隱有老母矣且未嘗有大臣社稷之責如李文靖禹忠靖也豈必悍然拒命踰垣蹈海以傷老母之心嗚然立哭大庭手指天口擲糞如方孝孺之爲而後始爲忠乎且稱臣古人相遜之辭自敵以上率多用之况謝枋得之於元世祖蔡子英之於明太祖皆

無不稱臣此二人者謂之不忠可乎余故曰若治隱者百世忠臣孝子之師範而宜無所容間言者也至於辛朝之稱當時自明朝有異姓之責而爲一國之成語已非一日矣孝養二字乃古人質朴之辭亦未必深論云

金澍　濟

金澍字澤夫善山人登第恭愍王朝恭讓王四年六月如明賀節七月高麗亡澍還到鴨綠江忽自歎曰東土雖大我身將安置乃作書付家奴歸報夫人柳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吾義不忍入異姓之國今與夫人長訣夫人有娠若生男也名以揚燧生女也名以命德仍送朝服及靴曰但以此爲信夫人下世之後

以此合葬爲我夫婦之墓且以書發之日爲我死日遂
白衣浮海不知所終或曰居荊楚間生二女後人稱籠
巖先生兄濟守平海郡國亡逃入海島作詩曰呼船東
問魯連津五百年今一介臣假使孤魂能不死願隨紅
日照中垠亦不知所終世稱白巖先生我　正宗末命
有司設壇海上招魂祭之賜澍諡曰忠貞濟諡曰忠介
幷享孤竹祠

論曰按安鼎福東史綱目辨澍事甚詳以爲史家傳記
不可徒信子孫之私言今欲不取而東人傳記已久若
纂要提綱等書皆入錄故不免依舊書之然余嘗不得
於事而求於文不得於文而求於意觀澍寄內書如楊

爕命德等文豈子孫私撰之可爲者耶吾知其必不能也以此推之綱目所謂名不見史者安知非澍於賀節使爲副貳僚屬而微不列於國史耶所謂子孫私言者安知非子孫寡昧於傳述不免有豕亥之誤耶所謂東人無一知者者又安知非子孫含糊玩愒不能早揚祖烈於當年者耶願以質于世之明識者

趙狷　鄭矩　元宣

趙狷初名胤平壤人貞肅公仁規之四世孫　本朝開國功臣浚之弟也少好讀書登第累官知申事時我太祖威名日盛浚與鄭道傳等潛謀翊戴狷知之泣諫日我家非喬木耶當戮力王室存亡以之豈容有貳浚

惡之奏爲嶺南按廉使實黜之也未還報高麗亡猶痛哭入頭流山曰國亡不能死我其犬乎遂改名曰猶字曰從犬 太祖策功臣置猶第二等擢戸曹典書且爲書招之辭甚溫厚猶不屈附奏曰願采首陽薇不願聖人氓旣而猶移居果川淸溪山 太祖嘗與浚從十數騎獵于淸溪命浚召之猶臥而不動浚撫衾請曰吾兄弟不見已有年矣獨無情哉猶從衾裏答曰國破家亡無父無君焉知兄弟浚曰君名在勳券何謂無君猶厲聲曰勳券名下寧有簽署否浚憮然而出告 太祖曰臣弟堅隘臣亦無如之何 太祖曰今不見我意在不臣也我且以賓主見之浚復入挽猶手起具諭 上意

猶不得已進見將前　太祖命浚避帳後爲之降揖而勞之曰胤誠能出佐寡躬豈非生靈之福耶猶熟視良久曰頗記北面同事王氏時否仍語多不諱　太祖笑而容之揮鞭而去謂浚曰卿弟可謂鐵石人也命環封其山兼築石室以與之猶不肯居避于楊州松山臨終戒子孫曰我死書高麗按廉使於墓道勿以勳名累我後子孫表墓懼不敢從命書以勳官一日雷碎表只存趙公之墓四字謚曰平簡立祠沙川世稱松山先生與猶偕隱者有鄭矩元宣二人

矩東萊人良度公良生之子也仕爲諫議大夫國亡逃于三陟我太祖屢徵不至　太宗卽位遣人賜劒使決

去就仍令兄留後規弟判書符同往諭之矩得劒欲自殺規符持泣曰箕子爲武王陳洪範而幷稱於三仁何嘗以囚奴之生不及剖心之死乎矩陽從之行至楊州逸于松山矩善琴每一感動輒撫弄以寫之及終諡曰靖節

宣原州人成安府院君顒之子未詳遷歷國亡逃入松山 我朝屢徵不起宣與猶居相比每夜吹簫相應聲振林谷聞者悲之

南乙珍

南乙珍宜寧人 本朝開國功臣在之叔父也恭愍朝登賢良科累官叅知門下府事廢王禑十年知時將亂

退居沙川鳳凰山我　太祖素與有舊及即位遣在貴書招之乙珍辭不至　太祖環封其山爲沙川伯欲以旌其節乙珍曰咄哉何又相迫甚也遂被髮佯狂入紺岳山居石窟以終後好事者刻其像置窟中號曰南仙窟

李養中

李養中字子精廣州人廢王禑四年爲版圖正郎中郎將池遇淵與判書閔伯萱爭田交訴養中詰遇淵遇淵嘗盜官物遇淵啣之誣告養中爲都官正郎受人賂下巡軍獄鞫之遇淵自知理曲逃去被捕誅事得白語在廢王傳累轉刑部左叅議　本朝興養中遁居故里時河崙

等以私怨殺諫議大夫車原頫養中方與里人打魚川上聞其事不勝寃憤即從座起打破磬器語在原頫傳我　太宗即位以龍潛故人特拜漢城尹養中不受後
太宗幸廣州召見之養中野服携琴而前且獻魚酒
太宗歡甚竟不能奪其志只官其子以奬之後立祠龜巖世稱石灘先生

車原頫

車原頫延安人大匡伯孝全之後幼有大志博涉經史恭愍朝登第累官諫議大夫廢王禑十四年崔瑩勸禑決策攻遼以抗明原頫與鄭夢周極言其不可禑不能用及我　太祖回軍廢禑父子立恭讓議錄諸功臣趙

浚李良佑等皆欲引原頫先以示意原頫嚴辭斥曰左
脅金鱗尙在而誰爲辛氏乎寧喫五斗醋不忝有功選
屏居平州之雲巖躬耕而食　太祖即位下教召之迫
至京　太祖曰尋之子陵也引與游後苑特授左正言
改判典農寺事原頫皆不受以俸祿散予故舊自處罪
累苫席而寢土銂而食居數月歸聖居山舊第先是鄭
道傳咸傅霖趙英珪河崙皆爲車柳外裔之孽屬原頫
皆直書於家譜諸人因此嗛之及原頫還崙等誣告原
頫不執潛遣力士要於山路椎擊之以馬鬃索穿其舌
殺之因縱殺其親戚門生七十餘人原頫儀貌魁梧天
性寬厚居官廉勤不事產業視不義而富貴者猶草芥

也嘗上疏斥佛言甚剴切尤習古禮與諸賢討論條貫
撰爲祀典接引後生誠意惓惓一世名士多出其門迨
王室日微每與夢周語及時事未嘗不流涕及死之日
吉再聞之引書床投燈而哭趙云仡擊其案痛哭淮安
大君芳幹放歸田里之日想其非命不覺傷心忘騎去
牛李養中於打魚會打破醪器叫號時人爲之語曰投
燈之父擊案之盲忘牛之子破醪之翁後我　太宗察
其寃追贈左贊成至　世宗朝命文臣朴彭年撰雪寃
記謚曰文節立祠順天世稱雲巖先生六世孫奉常僉
正天幹以文章顯我　宣祖時初原頫有族弟曰仁頫
國亡亦隱居不出原頫之被禍株連謫善山後赦歸松

京以終云

元天錫

元天錫字子正原州人淸介好學見時政亂隱居雉岳山下躬耕養親不求人知按部錄之軍籍天錫不得已赴試一擧中進士亦不肯仕與李穡諸公爲師友往來酬唱傷時感慨我 太宗大王微時嘗受業於天錫旣貴屢招不至 太宗爲枉其廬天錫避不見 太宗徘徊感歎賜舊爨婢食物而還後 太宗爲上王又遣使敦召天錫白衣來謁 太宗引入闕懽敘平昔召諸王子出見亡何天錫固請還山許之官其子天錫晩年記革除時事直書無隱乃糊其封題其表曰非賢子孫不

可開至曾孫發視畏禍火之惟詩兩叅見存其趣有曰伏聞主上殿下遷于江華元子卽位有感又有曰國家以定昌君立王位前王父子以爲辛旽子孫廢爲庶人而分揀假眞何不早又其詩辭也 本朝李滉申欽諸公皆推爲信筆亭七峰祠世稱耘谷先生

李皐 李集

李皐驪興人恭愍朝及第累官翰林學士時政亂皐退居水原自號忘川子我 太祖卽位拜京畿按廉使不起 太祖命工圖畫其居以觀之時麗臣守節者有八學士之稱皐與趙狷李集卽其人而所居相近時相騎牛往來云集世稱遁村先生鄭夢周之至友也

林先味曹義生孟氏

林先味字養大淳昌人父贇成事仲沇先味少好學與成石磷朴尙衷善時士夫服父母喪百日卽除先味非之從尙衷講討禮制親沒行三年喪營作湯武論極言用下伐上之非以見志曹義生字敬叔昌寧人開城尹仁之子有偉姿未弱冠游鄭夢周吉再之門以學識聞孟氏失其名或曰好性是三人者俱選居太學爲諸生領袖我 太祖卽位尋臨楸洞宮設科欲以收集遺民令下三人忼慨言曰與其辱身而求進毋寧晦形而無聞乎諸生願從者六十九人失其姓名遂與掛冠楸洞外着蘆笠入萬壽山於山口設籬門置馬鞭門側約曰

有欲赴科者執鞭以出不敢齒士君子諸生皆曰敬聞
約遂無一人赴科者名之曰杜門洞後三年　大祖徙
都漢陽車駕至臨津顧謂從臣曰自古無易民而王者
吾何憂更設一科不慰開城父老乎令下竟亦無赴者
太祖怒命有司禁錮開城先味等遂不知所終我　英
祖時旌其洞　正宗中立祠祀曺林孟三人賜額曰表
節義生世稱西郭先生
論曰世或以麗季諸公殉事守節者通稱杜門洞七十
二人者殊失本事余據中京誌趙蘿山有善文稿及父
老謠俗皆云太學生七十二人杜門立節則如今太學
捲堂之類而不可以一代諸公混說之也又蘿山稿云

諸生擔科具會楸洞外後皆蹤洞南峴逃去其說似陋然余嘗細逾其志自古清論大議必皆先有主張者如曺林孟三人者素爲當世士林之望義聲一發有以使諸生聳聽改圖而齊其不齊之志耶又按中京誌及義生八世孫長淵府使臣俊所記杜門洞事有屠死焚死白刃延頸之說盖當時禁錮懲創之際曺林孟三人以首唱治之而其餘或置勿問抑或惟三人者守死不去故其名獨著於世而說者不明遂以爲七十二人一時被戮歟且地志有我將爲賈之文　國朝諸公詩亦有忠發賈之題果若一時盡戮則何得有逃爲商賈之事乎至如　太宗設科五十餘家不肯赴試則意又皆故

家遺孽之踵襲舊俗者而非必是七十二人也孟氏名

見李瓊遺稿

具鴻

朴門壽　成思齊　成溥　金冲漢　閔安富
韓哲冲　邊肅　徐輔　李孟芸　蔡貴河
朴湛　趙安卿
范世東　閔普文

具鴻綾城人廢王禑初累官爲密直副使是時明帝遣使周倬冊王且賜恭愍謚王焚黃于太廟遣鴻致膰于倬會倬方食鴻不告置厨而還倬怒欲罪之張子溫救止語在廢王傳我　太祖即位受百官賀召恭讓舊臣入朝鴻與同列逃入萬壽山中後遁于野拜左政丞不起臨終顧子孫曰吾子孫愛我者不當以左相啣汙我也謚曰文節同列諸公盖贊成事朴門壽密直副使成

思齊刑部摠郎成溥禮儀判書金冲漢閔安富韓哲冲典書邊肅徐輔李孟芸蔡貴河朴湛趙安卿府尹范世東郡守閔普文等而其事世無詳紀

論曰具鴻以下十餘人錄中皆以入杜門洞爲文故今合傳之豈當時所謂不朝者乎不朝峴在開城敬德宮傍而地志繫之太學生殊失義意夫諸公固有可朝而不朝也若太學生者初豈有可朝者乎又錄中云朴門壽爲杜門洞主人豈門壽本居是洞至是時爲諸公地主如汝社主人歟抑其風流意氣有以宗主乎諸公歟大抵此等事出於邊氏不朝峴言志錄等書傳會居多要之取二三策者爲是

武士四十八人

武士四十八人者姓名不傳國亡入聖居山相與築臺而盟掘井澡浴以明不汚名其臺曰會盟井曰洗身世謂之東杜門洞洞之傍有八判寺洞或曰麗末有判寺事八人先殺妻子積柴自焚死

論曰按中京誌東杜門洞在寳鳳山北余嘗詳考山脉聖居西南爲天磨又東南爲寳鳳而東杜門洞乃在聖居東北月嶺下則繫之寳鳳甚無謂也今正之又車諫議洞在杜門洞傍而今考錄中有車氏杜門洞之文豈武士者或是車氏之門生故吏依車氏以居一時幷命而記者遂以混稱之耶抑傳之訛耶大抵革世旣遠文

字多僞而記載者盖又妄認松京爲杜門其有由松京而之他者動云初入杜門後遁某地不復致核於其間所謂杜門忠臣者紛然委積不可盡信况杜門洞又自有東西之別則將又於何而取其衷哉嗚呼其亦信信疑疑而已矣

崧陽耆舊傳前編卷之一終

崧陽耆舊傳前編卷之二

晉陽金澤榮友霖　撰

緦弟信榮士圭
開城王性淳原初　校

麗季忠臣逸事傳

金自粹

金自粹字純仲初名子粹字去礦慶州人恭愍朝登魁科爲正言劾曺敏脩濫賞事流窦山踰年放還歷典校寺令判司宰寺事出爲忠清道觀察使廢朝政亂退居安東既而廢王遇害于江陵自粹不勝悲憤北向慟哭居家惟日飲亡何我　太祖即位以潛邸舊恩召以大

司憲自粹見使者堅卧無言使者還報　太祖怒又拜刑曹判書趣召之自粹訣家廟行至廣州之秋嶺顧其子曰此吾死所也口號絶命詞遂仰藥自盡自粹素有孝行病俗短喪親沒廬墓三年喪祭用朱子家禮黃喜爲作三難詩曰有忠有孝難有孝有忠難二者旣云得況兼殺身難亭祠安東等地又有孝子碑在安東故里世稱桑村先生

論曰按金學士台濟所撰桑村實記云麗史所傳金子粹郎公州金判尹與桑村初名相同者而作史者誤引桑村事于傳首遂以二人爲一人以致轇轕難通豈其然乎要之桑村事以黃詩爲斷案者近之

崔瀁

崔瀁全州人少師其舅鄭夢周累官至大提學國亡退居于鄕我　太祖幸溫陽召見握手語曰吾友崔瀁來耶賜田祿不受享西山祠

尹忠輔

尹忠輔茂松人仕爲安城郡守國亡投紱歸驪江自稱高麗處士日登高岡望松京焚香跪拜終身不廢臨死戒家人勿表墓

朴諴 朴自完

朴諴蔚山人侍中溶之孫知韓州事國亡歸蔚山時王氏舊臣方命逃遁者多被貶錮名曰不服臣諴於是坐

爲戸長曰以少穀碎砧煮粥以寓苟延之意人號其地
曰韓州粥砧亭龍岡祠不服臣有朴自完者徇州人
本朝除宣傳官不出題詩壁間曰陶翁歸去後商老是
非間門掩靑山口眞襟正自完遂改名自完坐怨傲爲
戸長又有鞠襦李美崇金漢守俞延李勣甘漂吳國華
金成丹鄭洪一之流頗衆今湖嶺間胥吏往往自言家
世如此而事皆不明云

論曰帝王革命之初誅罰頑梗懲一厲十固一時變通
之政而朝著郡邑之間攀附謠諛之徒或承望風旨或
快其私憾謂逆謂誹羅織萋斐亦其勢有然矣夫奚獨
於 本朝哉然世所傳罰定錄其文殘鈌余特取其近

賢者二人

鄭溫河自宗

鄭溫失其字系遷歷見恭讓政亂棄官歸晉州 本朝遣使徵之溫托青盲不應使者以松葉試瞳終不撓時有軍簿尙書河自宗者字汝長大司憲晉陽君允源之子國亡亦陽病還鄉終身不出

趙承肅

趙承肅字敬夫咸安人少稟學於鄭夢周廢王禑時登第爲扶餘監務 本朝興棄官歸鄉以訓啓後進爲已任名儒碩士多出其門承肅素工詩嘗自咏曰尋春载酒過孤村布穀聲中晝掩門雨後殘花浮水出人間無

處不桃源至今膾炙人口享道谷書院

閔由誼

閔由誼驪興人字子宜恭愍中以前徵事郎與義衞錄事中同進士第十七名廢王禑初爲正言與門下舍人金濤等上書請誅嬖臣金興慶等語在興慶傳累轉知谷州事見國事日非棄官歸迨 本朝興不入戶籍有人請治之我 太祖曰閔氏豈可無一人義士耶其置勿問我 太宗七年卒

安瑗

安瑗者順興人登恭愍王二年及第恭讓初爲言官恭讓納術士地德之說欲遷都漢陽瑗上疏極言不可改

知中事四年以鄭夢周黨杖流遠地語在禹玄寶傳國亡隱居瑞原別墅我　太祖三年徙都漢陽以爲鎭撫開城必須舊臣有德望者起瑗爲開城留後瑗力辭俄又除刑曹判書竟不就瑗豪爽不羈自少好鷹至老不輟李詹嘗渡洛河入漢陽聞山谷間有讀書聲謂其僕曰此必安老也至則見瑗倚大樹左臂鷹右手翻綱目朗讀遂相視大笑卒謚景質

論曰余按李肎翊燃藜述云我　太祖命瑗留後開城以遂其志及睹其家乘則以不就爲文又中京誌留守門自鄭地以下諸公無不備書而瑗獨無焉故今不敢獨伸李說云

李行趙瑜

李行字周道驪州人恭愍朝登第恭讓初爲知申事臺諫論李穡倡立辛昌議請誅之行手書疏尾曰依申以穡爲座主令右代言趙仁沃代署名語在穡傳累遷藝文提學及革命行匿于民間自號爲騎牛子我　太祖物色求得之命判開城府事不赴卒謚文節行美文章能辨水味

趙瑜字俞玉淳昌人官至副正時舉世短喪瑜居喪一遵古禮身自負土築塋廬居六年及革命不就除辟以終我　世宗大王時大臣以其行聞命表其閭曰孝子副正趙瑜之閭

論曰行瑜二人輿地勝覽幷繫 本朝人物豈其書之誤歟不然行何以得文節之謚瑜何以得麗官之褒如申包翅孟希道二人載輿地本朝門章章明著且如相國叔舟爲包翅之孫相國思誠爲希道之子幷皆賢明顯達爲世聞人夫知父祖之美而不述與述而失實二公必皆無之此余所以獨闕不論也

崔七夕

崔七夕者全州人廢王昌時與慶尙道都巡問使朴葳擊對馬島有功語在葳傳彝初獄起七夕與李穡等俱繫於淸州獄過潦水漲沒攀銀杏樹得免國亡自放于田里我 太祖大王幸溫陽與崔瀁同召至欲官之不

可及卒賜謚威靖

田貴生

田貴生潭陽人未詳其遷歷國亡見同列諸人入山歎曰深入於山耕者猶知奚其可遂入絕海不知所終

論曰按舊錄云貴生弟祖生以問學事忠惠王王嘗托二王子曰異日霍葛之事卿其勿忘祖生涕泣受命朝服盡濕及忠定王遜于江華禁舊臣從行祖生托耕從之居國亡逃入排祿洞余嘗讀鄭文忠公夢田先生詩云況經付托自先王期以孔明及霍光者與此事合然其下又有云嗚呼奄遺時不祥顏天跖壽理杳茫則明是悼死之言而其死已在文忠前矣安得有國亡逃隱

之事乎故今於二人之中獨取其近者

申晏

申晏平山人壯節公崇謙之後也十歲以任子恩補奉先庫判官累遷宗簿寺令見時政衰棄官隱黃衣山時年四十矣 本朝徵之不屈恬然以終後人高其義名其居曰排祿洞

朴愈

朴愈者諏之堂兄弟也登第補翰林出爲南平監務國亡棄官歸大興終身不出 我朝金相尚憲謂淸風高節民到于今稱之

金若時

金若時光山人官累進賢直提學我 太祖以布衣舊恩賜第誠明坊一區辭不受

尹璜

尹璜南原人官至工部典書國亡隱於松岳山後之唐津以終諡曰忠簡

李瓊

李瓊字稚琤河濱人恭愍時登第為和州牧尋引歸自號曰二憂堂以示進退有憂之志國亡入杜門洞不知所終

論曰余讀二憂堂稿有哭林先味曰傳聞多或妄忍見慘偏丁此與曺臣俊言合又曰鄭署曾秉筆禁幕幾會

經盖麗制學校有國子太學四門之屬選諸生肄業雖或入仕而猶隷焉各以其業試之賜出身此又符合故實之一證也然按瓊年譜有五歲謁外王考元公天錫五十六歲當壬申革命之文夫天錫在我　世宗初尙無恙以白衣膺　上王召而壬申至　世宗元年巳亥爲二十七年則瓊年巳八十三天錫當不下百數十歲以時世考之不亦難言哉盖其書信有可據而間亦爲人所亂如此類非一故余擇其近者著于篇

孫登河槃

孫登密陽人恭愍王六年以判開城府事如元賀正語在恭愍世家河槃不知何郡人官獻納今開城古南門

勝龍蟠虎踞五季之初王氏都之人物之盛具在前史
我　國家代興亦嘗定都于此及徙漢陽置留守府視
爲肘腋市井邑居尚號繁雄而其人物之産經儒文士
忠臣循吏孝子節婦以至一能一技之流層出間見楚
楚有可稱者然顧　國初以拒化閉錮雖終雪釋而猶
見擠於有司之品格故自一二君子外大抵不免寂寥
枯槁而已余自先人以來衣食於茲土者數十世盖嘗
登覽山川仰古俯今而懼其人之泯滅本諸舊志詳諸
誌狀參諸故老見聞以及秘史故錄隻字片札目無不
游窮山荒壠湫巷僻里足無不到自　成宗以來上下
四百年得八十餘人纂列其行事而名曰崧陽耆舊傳

凡五閱寒暑始定大要務在謹慎一字不敢苟冀後之
主國史而討論治亂得失者或游心焉然竊獨惟念我
國家五百年 神聖繼作文明忠厚之治陶鑄作成之
化賢人君子前後輩出咸能被服仁義砥礪名節抗主
道於姚姒標士論於洛閩使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知先
王大禮法服獨存一脉於東土而愾然起舍魯何適之
歎不然何崧陽耆舊之若是其盛哉夫孔子曰魯無君
子斯焉取斯此又後世作史者之不可不知也崧陽開
城一名其山鎭曰神崧云
聖上二十五年戊子寒食日韶護生書于古德山房

嵩陽耆舊傳名氏目錄

卷之一

徐敬德 以下學行　金履道　林大秀

馬羲慶　李慶昌　金玄度　靜厚

尹忠甲　崔繼林　金斗文　張昌復

高敬恒　金時鐸　許增

張玄闓　李春韡　趙有善　韓敬儀　馬游　韓光鎭

金憲基　金天復　任相翼

姜文豹

卷之二

車天輅　軾　雲輅　以下文詞　朴民瞻　曺臣俊　馬尚遠

石之珩 金普
林昌澤 韓在濂
朴文逵 韓濩
林景翰 韓宗樂 李尙權
宋象賢 以下忠義 劉克良
金鍊光 金漬 朴乃成
田見龍 朴鐵壽 高洽
徐佑申 李綏邦 金興祖
韓舜繼 隱逸
金明彥 金漢卿 以下循良 李文欽

卷之三

閔伯和 以下孝友 姜千年 林應井

韓大用 林千壽

趙以義 馬最常

金尚黙 李亭植

胡貴福 金龜孫

河繼源妻崔氏 張敷妻趙氏 權淥妻林氏 趙絅溫

妻朴氏

金以益妻李氏 以下貞烈 李漢哲妻金氏

車尚敏妻金氏 朴碩柱妻黃氏 高俊實妻宋氏

玄錫祺妻金氏 金氏二烈婦

崔舜星 任恤

李埱 以下奇節　薛繩儒

朴奎晃 以下武勇　李護軍

朴遇彩　崔錫朋

玄必觀

田禹治 以下技術　李馝

附崧陽雜事傳

松陽耆舊傳卷之一　本朝事

晉陽金澤榮友霖　撰

務安朴戴鉉子厚

醴泉金重熙厚卿　校

鎭安張漢炯雲卿

學行傳

史家道學之目起自有宋道學者有文有質立德立言洞三才牖萬世之稱也後世人才有限格言罕聞然苟能志學謹行循蹈規矩斯不亦君子哉作學行傳

徐敬德先生

徐敬德先生字可久唐城人父好蕃修義副尉　中宗初開城灾延燒無遠近火及好蕃家廠好蕃露香祝天

曰平生不敢爲非義忽有風起卷蓋草以去人謂積德所感母保安韓氏夢入孔子廟而有娠以 成宗二十年已酉生先生于城東禾井里先生聰明英果彊毅正直自幼敬信長者之言方年十四受尙書于塾師至朞三百師闕不授曰世罕解此者先生惟之退而精思十五日通之於是始知書之可以思得也旣而讀大學格物致知之文掩卷歎曰爲學而不先格物皆虛假也乃悉書天地萬物之名於壁危坐一板仰而思之窮一物通然後又窮一物方其未通也食不知味行不知所趍或累日不能睡有時闔眼則夢中通之又或得奇疾聞聲輒驚旣則思漸不煩而疾隨以愈如是者五六年物

無不格然後去取四書六經證之鮮不合者先生曰思之思之鬼神其通之非鬼神通之心自通之先生眉宇明快眼若曙星性至孝居喪不食鹽菜御家有法不言而化行平生不爲崖異之行與鄉人處終日諄諄必止於忠孝鄉里化其德有爭訟曲直或不至有司而來咨决焉自少安於靜退嘗以母命舉生員後不復就試所居花谷有林麓之勝漱濯歌咏常自悅豫家或累日不炊至釜鼎生蘚晏如也當是時　國家受命百餘年金宏弼趙光祖諸儒倡道於東南先生倡道于西一時名流如朴淳閔純許曄李之菡朴民獻之徒爭執弟子禮以見而論者往往以其出處卜時運　中宗三十九年

大提學金安國及太學諸生相繼薦除　厚陵叅奉不
至其冬　中宗薨國制儒士無服只白衣冠三年先生
曰非禮也獨服齊衰三月仍草疏極論喪制陵制不如
古者會　仁宗在諒闇哀毁將有不測故不果上也未
幾　仁宗薨亦服齊衰三月明年　明宗元年先生卒
年五十八臨終門人問曰先生今日意思何如曰死生
之理知之久矣沐浴正冠恬然而逝葬花谷山　明宗
聞其卒悼惜追　贈戶曹佐郎　宣祖初累贈議政府
右議政謚曰文康先是　仁宗自在東宮時聞先生名
及即位欲超用爲右議政疏于屛間猝薨不果至是將
加贈廷議各主崇卑不决已而得屛間書卒從遺意初

配享崧陽書院後特享花谷書院世稱花潭先生或曰
復齋先生有花潭集其論理氣曰理之一其虛氣之一
其粗合之則妙乎妙又曰一非數也數之體也又曰理
不先於氣氣無始理固無始若曰理先於氣則是氣有
始也其論死生鬼神曰死生人鬼只是氣之聚散而已
有聚散而無有無氣之本體然矣故人之散也形魄散
耳聚之淡一淸虛者終亦不散散於太虛淡一之中云
子應騏龍潭縣令孫佑申南兵使自有傳
論曰東方自箕子作洪範以來在高麗文忠公鄭夢周
爲理學祖入 本朝百餘年徐先生崛起由格致達誠
明淸通英粹超驤離絕裒然爲人文之表豈非天啓哉

乃先儒論先生之學進之則曰自得退之則曰出於橫渠張氏夫進退之間無聖人爲之折衷嗚呼難哉嗚呼遠哉

金履道　林大秀

金履道字君吉金海人好讀書倜儻尙氣節是時州北松岳山正祀之外有五神曰城隍大王國師姑女府女其外德積山等處各有一神自大內諸宮房至閭閻咸禱祀之巫覡紛橫糜費不貲履道慨然謂其友朴成林曰彼皆可焚而毁之也邪不干正天地之大義祠而淫邪何以祠爲遂與成林唱于州中諸生林大秀等二百餘人一時響應事旣具未發會蜚語入大內　仁聖大

妃使中人止之履道不爲動遂先登松岳燒燬大王祠
像　仁聖聞而震怒曰惟鬼輩必欲貽禍未亡人耶
明宗命逮二十人其餘繫州獄履道等既就法司更有
旨按魁一人斬之履道當死大秀等奮曰今日之義誰
不願死爭自引魁法官不能決於是兩司先劾政院居
喉舌地不能繳還謬旨政府玉堂及太學儒生繼又連
日抗章皆極言諸生所爲出於正氣可奬不可殺　上
乃言于　仁聖遂命盡釋之時　上之二十一年也南
濵處士曺植聞之向風開襟曰聞諸生大義眞令人豁
然耳享男山祠大秀淳昌人高麗遺民先味之五世孫
也

論曰東俗信鬼自羅濟以來尙矣而吾州爲甚金處士之憤發有以哉夫處士之徒所爲極難而又有以深犯乎天怒則其膏血豈足以丹鈇鉞哉然當是時朝著之間君子如林交章力救卒使區區布衣得伸大義於百世嗚呼可以觀其世矣

馬羲慶李慶昌

馬羲慶字仲積木川人麗太祖之征南也木川堅守不下太祖怒旣克賜其人五畜姓馬其一也羲慶少孤奉母孝比喪廬塜三年一不宿於家師事徐敬德先生爲學甚篤擧　明宗二十二年生員　宣祖中李文成公珥判吏曹薦除北部叅奉羲慶詣闕謝恩自陳非分而

歸安貧教授以琴書山水自娛留守尹根壽高其義就見之曰幽蘭在谷香氣自襲于人羲慶爲人沉靜和易持論幹事必當於理其學深於周易推天時人事知金亂必在五十年後丙子之歲嘗終夜憂歎不寐謂其子曰吾老矣汝曹必當其難盖時方應日寇而其言如此其後果驗人莫不異之卒時年六十五享四賢祠世稱竹溪處士兄羲祥亦好學除 厚陵參奉不赴

李慶昌字彥及全義人九歲父歿兄慶長廬墓慶昌從之往隨執禮不懈兄憐其幼每諭遣歸慶昌輒涕泣不去及長自知爲學時同鄉徐花潭先生沒數十年矣慶昌曰吾之不及徐先生命也然苟善學之未必非朝暮

及也遂不事科舉潛精讀書而尤專於易制行甚嚴每月朔拜家廟遇新物必薦其未薦者不敢食敎行於家人接物謹厚不露圭角鄉人莫不敬愛及年老得臂病歎曰身廢矣志不究因自述平生所志在於忠孝而少不成名忠誠未達早失父母孝養不逮罪也揭座右以自警　仁祖初卒年七十四世稱西村處士享四賢祠

金玄度　靜厚

金玄度字弘之禮安人淸修好學師事文簡公成渾而與趙先生憲相友善爲士論所推　宣祖九年登別試第乆之出爲楊口縣監時　王大起世子宮令所在山郡採大木浮江下有司徵課急玄度得移文乃上封事

畧曰臣聞峻宇彫墻聖人所戒侈大宮室以招民怨非世子之福也目今邦運不幸域中之虛耗極矣上天之示譴多矣邦本斲傷民力已困 殿下不少省懼彌年經營誅求四出至於大臣百司敷陳利病則輒强辨而拒之思欲以英氣文章擢壓一世人心臣恐人心一離禍亂一作雖宮室成有日而世子之安享無日此豈殿下之所忍爲哉且引 先朝宰相持傘障雨事語甚懇切 王覽而題之曰不謂今世有古遺直即命撤宮役書姓名于屛間賜四書五經召爲軍資監正尋又特除定平府使時日人搆兵 乘輿播越玄度曰此豈臣子安坐時耶命左右撤茵去之再轉瑞興府使伊川府使

已而去官家居光海朝初陞海州牧使命下玄度沒已三日矣玄度事親孝歷典州郡簞瓢蕭然居官常慨然有澄清一世之志而名位不充知者惜之迨病革有故人自京師來視玄度曰柳氏子姪迭掌銓權朝廷無復他人耶外戚之禍自此始矣因仰天於邑者久之卒時年六十 贈禮曹叅議享四賢祠世稱訒齋先生有遺稿子靜厚字士畏自號曰破屋陳人俱舉大小科終禮曹正郎光海君時延興府院君金悌男爲羣小所誣論逆死中外希羣小旨皆上箋陳賀留守使人來請代製靜厚辭以不文留守怒而逼辱終不撓靜厚子泳由進士爲司饔院叅奉時清朝詔使至百官例庭拜泳獨不

肯人謂金氏名節世濟其美云曾孫普自有傳

論曰 宣祖之崇儒重道固本朝之令主而爲世子嘗宮亦在法當舉未必爲大過先生乃危言苦論懍懍若危在朝夕者可謂得古人事君之體矣而其流風餘澤迄于子孫無不愛惜名節後之求觀賢士大夫者不於此而何哉

尹忠甲 崔繼林

尹忠甲字子蓋坡平人少時精於舉業舉 仁祖八年生員旣親沒歎曰人惟絕外慕方能遂一心之所志因自號曰遂一齋主人隱於皷巖山中皷琴讀書專精求道著書易春秋四書講解冠婚喪祭一遵古禮而尤習

於度數容儀是時州學燬於金亂服器散亡諸生不知
所爲忠甲爲之一一裁定後淼淮京學不失尺寸魯城
名儒尹宣聚嘗過訪譚論三宿始去曰得見好士此行
爲不虛云留守金埼別薦孝廉不報　肅宗初年八十
一卒　贈童蒙教官其書今不傳與忠甲同年有崔繼
林者陽川人字子述　孝宗即位求言于中外繼林上
十二事首請以李珥從祀文廟　王嘉納之繼林自少
好讀四書窮究本源嘗微吟自見曰此理本無形窮經
乃可明奈何今世學擾擾務要名又曰獨坐南窓夜天
機了自知多端明日事得失判於斯又曰衣冠從俗制
道義學前賢濾然方寸地默契獨蒼天其大旨如此然

二人師承淵源今皆無所考

金斗文 張昌復

金斗文字季章金海人通禮院相禮履祥之七世孫也年十五與其兄游徐敬德先生祠院問兄曰先生何如人而尊奉如此兄曰先生高於道德斗文憮然曰不如徐先生豈人也哉卽歸取大學晝夜誦讀父勉以舉業輒作詩見非志間從尹忠甲尋討大義居數年晞曰見聞不出於鄉里吾羞也乃杖策負笈謁尹先生拯於魯城先生一見稱其醇明處之門下於是斗文得盡交四方賢士日聞所不聞而與之游者亦深相折服目爲關西夫子斗文爲學務居敬平居或闔眼終日祭祀卒七

日齊戒遇 國恤不食酒肉里中有一使酒者每飲酒醉過斗文門必拱手旣解問家人曰吾得無妄言爲金處士所知耶年四十二卒 贈戶曹佐郎享男山祠世稱敬勝齋先生有遺詩一卷門人張昌復玉山人字吉初少游藝圃有才名晩而好學安貧敎授留守鄭羽良見其動止安雅呼爲張有道 英祖中除慶基殿叅奉不拜卒享南山祠有遺稿

論曰先生平日不立文字學問所至無以考之獨其遺詩若干篇流傳於世而思致清遠不學而能每讀之未嘗不三復咏歎而想見其胷中詩可以觀詎不信哉

高敬恒

高敬恒者濟州人字義仲初名曰夢良幼孤力學師事張昌復退與金時鐸許增築室講討一日慨歎曰物擾不可爲入吾耳目而亂吾心如此而欲求道難矣遂賣薄田齎粮北入聖居山將去爲文告家廟曰學不成無以事我祖若考旣入山終日正襟讀書案上置一木劒意到擊以爲節而日食半升米夜坐或至達曙三年疾作而歸居五年終年三十八敬恒爲人短小而聲若洪鍾氣岸嚴峻常自言天下事皆可自我爲有不限於時與命彼言時與命者安往而非時命哉少時爲人傔陪充給使府中敬恒不爲規避則入府中大步高視而前請于留守曰願從主人借書留守恠之命左右取書與

之敬恒大讀數篇旣而曰吾甚渴復起請曰請主人少飮我水留守乃笑又命左右與之曰此乃儒者豈給役者耶遂罪侮陷者而爲之免敬恒使歸卒業敬恒持操磊落討其平生饘粥不贍而未嘗摧挫嘗有一朝貴欲要爲子弟師拒不從曰我豈寄食形勢家者哉道或遇寒餓者輟食解衣與之曰噫吾君之民與人論古今事得失指畫爽快猶身値而目覩者遇好山水必登臨絕頂或軒衣起舞平生讀中州陸沉嘗游至龍灣登統軍亭西望痛哭過廣州見三田碑太息曰惜吾不及丙子時也其沒陽川崔舜星伐石以表其墓亭龍陰祠

論曰余自幼已聞處士名後讀金堯泉先生所爲墓銘

盡得其平生嗟夫若處士之英氣遠志盖亦古所謂豪傑之流而不幸爲命所限無所著見語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其高處士之謂耶

金時鐸許增

金時鐸字子木德水人家世業賈而時鐸崛起爲儒始讀孟子見對梁惠王說輒著義利辨是時寒泉先生李縡講道京師四方學者多歸之時鐸乃杖策東游謁於門下李先生一見稱豪傑盡以所學告之時鐸游幾年與其門人贊士講磨開拓趨向日正同州許增禹昌洛諸人皆慕其事而從之先是開城耆舊凋喪學術頹敝名爲經儒者闇於大旨下此則科擧奔競而已時鐸曰

此未必非吾責也乃與學者創立講規有朝講夕講旬望講者時又與肄飲射之禮其有貧棄業者爲之館衣食之又爲之貲送寒泉使有依歸以委曲誘勸而歆暢之於是鄉人聞者轉相興起駸駸成風俗矣時鐸爲學刻苦而務在平實發言指授必使樵牧可勉有問及性命理氣者輒止之曰子已行小學盡未未則且置之所居室常懸一條繩以自觀人問先生觀繩其意何如曰義理元來甚直如此繩吾欲行事無愧此繩而已性純孝父病嘗糞血指及喪廬於塚上三年胷懷常自灑落無世俗計校苟且之態一日有客過焉皆京師貴族也有欲市婚具而竊歎無路者時鐸叩其件目即座命家

人曰某取某兄某取某叔皆立辦而至客既出相語曰處士心中無賤豈有貴乎州官聞其賢嘗使其子就問業其子至時鐸與游于滿月臺望見林際有采薪女謂州官子曰彼吾某親我且往拜君在此其子心恥之及反州官問曰汝見金處士亦何學對曰鄙人不足學具道所見州官歎曰汝愚如此乎是乃汝所學也時鐸晩居梨浦年三十九卒州人建梨湖祠享之

許增字川如河陽人聰明夙茂弱冠謁李先生緈聞講說居數年對會試中庸第一初有司置增第三名卷入英祖閱視善增義詰有司曰此義法當第一安得第三有司對曰臣亦知之然但鄕曲人不宜占壯元持難再

三　王震怒曰國家試人才未嘗試門地不公若是何
以示人遂　手批陞第一國朝　御批生員惟增一人
增事繼母孝幼鞠於祖母金金沒終其服不御內嘗有
一故人死當葬其日適科日也增歎曰科日尚多故人
入地豈得復見耶遂不赴科其實踐皆此類也年三十
二卒享新湖祠所著有中庸釋疑之屬皆號爲精篤
論曰吾州言理學者自徐文康公一再傳以後或寢或
起垂絕如綫百年之間梨湖金氏新湖許氏唱之蘿山
趙氏和之然後堯泉金氏起而潤色之冠帶之倫於斯
彬彬可以知源委焉記曰三王祭川先河而後海貴本
有由來矣

張玄聞　李春韡

張玄聞字濬之鎭安人　宣祖朝禁府都事定之後也玄聞少好讀書貧無資自言曰學所以使知養親也今爲學而失養究亦何用學爲遂營田一區築室其中晝耕夜讀以養父母父性喜酒玄聞爲之極力致酒値其自外醉歸則必逆諸半途雖夜深抱負而歸然後乃敢飮食日計所行卽其所讀而無他焉旣而鄕人貧者慕其事多從之居其所居曰政谷始甚荒僻數年之間阡陌門閭櫛然成聚玄聞乃用橫渠張氏井田法與其人春則通力而作秋則計畝而分以之賦役以之儲畜又就壠上起一精舍東西室一爲讀書所一爲治事所以

隨時互處因材授業每日夕之間臣事甫畢誦聲繼起行之幾年其人者皆循循孝讓有醇古之風人過諸塗望而可知爲張氏田塾中人　正宗中留守嘉其行誼辟分教官玄闓嘗自言名位時義四者乃裁物處事之要若處卑賤不思其分則爲失此義因自號曰四裁堂晩又與延安李春韡結崧南社朔望會講以師學者年六十八卒春韡字公翌亦窟居耕讀躬行孝悌隣里樵牧皆化爲儒　正宗末留守趙鎭寬薦除　寧陵叅奉不就玄闓享男山祠春韡享崧南祠

論曰天下之患在於任法而不任敎法日勝而民日不治可勝歎哉今夫張李二氏處於隴畝之中困於蓬累

之下未有尺土一捶之柄而乃能安分無慕孝弟力田不出其位行成於身而化及於人雖古昔鄉黨之敎何以加焉余故著之以告世之欲治者

趙有善

韓敬儀 馬游 韓光鎭

趙有善字子淳稷山人鍾城府使世榦之後也有善少從處士金時鐸游文敬公金元行過開城見而奇之曰吾閱四方士多矣未有如此子之少而可師者也爲書其書齋曰觀善有善時年纔弱冠於是遂與其弟有憲同事金公焉 英祖末擧生員 正宗初分教本府用別薦爲 惠陵參奉稍遷司憲府監察以監察 穆陵稱職特除淸河縣監有善至官首先興學令里置訓長

一人以授弟子每月朔召試勤惰歲首則依周官懸法
例作條約布告與民吏始縣中男女婚嫁及葬埋失時
者官助之成禮民嘗有告不孝不弟者乃躬造其廬引
陳元乙普明故事開諭懇切其人感之卒為善士時濱
海連年大侵餓殍相枕有善乃請寧海盈德羅千六百
繼推廩俸設方賑救民得蘇完遂以賑政第一陞益山
郡守去官之日老幼擁路遮馬至有流涕者既至益山
又抄飢民三百賜米肉有差二年換守珍山旋罷遂老
于家有善天資溫粹易直平居人不見其忿厲之色事
親日必晨興拜於階上夕又如之母疾殆血指以羞之
葬祭一遵古禮教家衆有訓辭每朔望拜家廟畢讀以

聳聽以是子孫皆循循有法家風爲講會主者三四十年及門之士殆傾一州所薰造甚多而州中典禮若典學獎賢之類亦莫不惓惓以修舉故其流風餘韻有久而在人者居恒常自言爲學惟在居敬而其要慢一毫不得急一毫不得此盖其所實驗也年七十九卒世稱蘿山先生有遺稿　純祖末　贈承政院左承旨　今上十九年累　贈吏曹判書弟子著者有韓敬儀馬游韓光鎭金憲基金天復林孝憲金聲大任相鎭之徒

敬儀字伯慄淸州人少治舉業晩從趙有善講學敬儀性剛嚴勇行所學不失尺寸律爲人後者受業禮曹名曰斜敬儀之出爲亡伯父後也請斜未至而大父死家

人授傳重服敬儀不可曰斜末至吾猶衆孫也不飲食不絕哭以俟之者四日旣斜至又四日始成服前後喪廬墓三年者三嘗舉發解旣親沒歎曰嗟乎無所效榮也遂棄不赴會試旣老又爲本生母追行心喪　純祖末關西賊洪景來陷定州客有來謀避亂者敬儀正色語曰我輩皆國之臣子賊若犯境當與一義旅以效尺寸安有逃避如林兎之聞杙椽者乎客慙而謝卒　贈童蒙敎官

游字穉學木川人初師趙有善卒業於金履安先生正宗末舉進士辟分敎官轉中部令以父喪免遂隱居魯谷敎授人稱魯谷先生游性質剛方氣岸嚴厲事有

一毫迮名害義者視之如汙穢屢爲州糾憲數規切留守過失非公事不與幕僚相見南叅判履恫素有淸白操及爲留守一見游重其同調每政暇輒騎驢從數人就與論文諮政日仄乃歸其友金憲基常語人曰古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此義惟馬君知之

光鎭字顯之漢陽人高麗文節公宗愈之後也少治舉業有聲後師趙有善聞性理說光鎭性孝謹曾祖母及父母皆以沉痼先後死光鎭左右扶護積十年不怠居喪盡禮體爲柴削而其在母喪進指血得延三日爲人沉默恭謹喜稱人善聲氣可樂晚而窮獨能隨順自樂年八十卒臨終自爲誌銘曰心不妄用足不妄走人不

妄交物不妄取又作自挽詞曰翁之所樂者天天之所
予者窮受所予而俟之孰知夫命之窮通聞者以爲實
錄世稱琴溪處士

論曰　英正之間文學極盛當是時趙先生以一州耆
宿講學日久衣冠全集蔚有可觀亦一時氣運之會也

按本狀先生晩年自言吾少日思慮甚多今則幾乎熄
矣嗚呼是豈無所得而然者哉

金憲基先生　金天復

金憲基先生字穉度熊川人父就行　正宗時第明經
終禮曹佐郎先生少有長才爲文章至千言不衰時完
山李忠翊流寓開城忠翊以文章著每得先生文輒推

爲作者已而先生自歎曰道不止是矣退而潛究天人數十年作良知說駁王守仁其辭曰天地之所以爲天地理也氣也而已也理氣之所以爲理氣一也二也而已也一二之於以言理氣推之其遠矣乎夫所謂一二也者有一也者有二也者有一而二二而一也者一也二也者以言乎其實體之不易也一而二二而一也者以言乎其妙用之分合也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無形故一有形故二二則生於是者有內外也有彼此也有上下也有本末也以至於無算而皆有二焉一則根於是者無內外也無彼此也無上下也無本末也以至於無算而無不一焉此實體不易

之說也大傳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而一陰一陽之者道故一而二道卽乎陰陽而未始離乎陰陽故二而一二而一則陰陽非道而陰陽之千變萬化無一之非道也一而二則道卽陰陽而道之冲漠無眹實不囿於陰陽也此妙用分合之說也之二說也究之則歸於一也一者何也形而上下之分而已也惟形而上也故妙而主於作爲之用而不自涉於作爲於是乎常一惟形而下也故麤而專於作爲之機而常有跡於作爲於是乎有二是則一而二二而一也者貫原於一也二也者而一也二也之所以一所以二者則又原於形而上形而下之分之故而已也天地之本惟其如此也

故人之爲道也必明乎二者之分而常以理爲主然後大本始立由此而推之萬事萬物巨細精麤凡天下之散殊差別者舉皆一以貫之而無外譬之沿源而下萬派千流皆達焉循本而上千枝萬葉皆序焉苟其不然昧於二者之分而認氣爲理則本末顛倒毫釐之差謬以千里以爲精也而實未得其精以爲内也而實遺乎其内得於此則失於彼得於彼則失於此其所以黽勉勤苦而僅執以爲一者破壞零碎以至於什百千萬之多而不止焉譬之挈裘者不持其領無一毛之或順也舉綱者不提其綱無一目之或張也由前之説則所謂本天之學吾聖人大正至中之宗旨也由後之説則所

謂本心之學老聃釋氏一切叛道背教之邪說也凡此皆所以祖述程朱之緒餘而非愚之創見也惜乎陽明子之生於程朱之後而其爲學也卒似乎愚之後說也何以言之以其致良知之謂也愚請得因是而詳之明人之記陽明子也謂其初從事於格致之學疑其心與理爲二而卒無得焉出入於老佛者久之旣以處患難而有悟謂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因爲致良知之學焉夫彼所謂良知者豈不本於孟氏之說乎孟氏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彼然而甘之也夫孟氏之所謂之人謂聖人耶抑常人耶愛親敬兄人之最切而至近者故凡有秉彝之性者舉皆自然而知耳然奚獨是也見

孺子之入井而惻隱見善而好見惡而惡皆是也而此獨於其近者而言之也然其所謂知者果能如大舜周公之爲至耶抑猶有待乎就此加格而遂致之者耶且置是也請原其本而言之人之所以爲心也性也天地之理也氣也心即其氣也性即其理也氣之極清而心無所蔽則天理自然昭著如陰陽之順度而道無所礙此良知之本體而所謂理氣之二而一者也良知非天理也而良知之所知乃天理也則亦如陰陽之所行者是道而陰陽非道也所謂一而二者也然此惟聖人爲可以當之而聖人之學又未嘗恃此而自足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問禮問官而學樂

焉兼內外該本末而不之或廢也是則明乎氣二理一
之體而貫萬殊以爲一本者也夫以理一而氣二也故
不能無淸濁粹駁之異自聖人以下則良知之體已有
所拘蔽而不得其全矣聖人爲是之悶而念夫欲復其
良知之本體者必賴乎明於理而欲明乎理者又不卽
於物而格之則其道無由也盖以理不離氣也故天下
之理雖冲漠無眹而未有超然獨立於無物之地者也
性無內外也故天下之物雖散殊在外而擧皆渾然全
具於吾性之內者也是以必卽物而格之然後門路有
從入功夫有據依而理可得而至知可得而致也然必
有以養之也故先之以小學之敎撙節恭敬以培植乎

其有知之源然後可以達之也故繼之以大學之法格物窮理以究極乎其有知之量內外大小交修幷進而互發明焉及其物之在彼者旣詣其極而知之在我者隨所詣而無不到焉則良知之體居然復全於我而天下之理果無彼此內外之間也旣其知之明也則事事物物無毫髮之可疑而於以進於誠意正心修身也如水之滔滔而無礙焉意旣誠心旣正而身旣修則天下國家有不足言者矣此儒者之學所以極全無偏而建天地質鬼神而不疑不悖者也吾夫子所以爲教之旨旣如此矣而朱子之章句蓋因程子之意而又加詳焉者也其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云者卽良知之謂也其

曰理未窮而知未至云者卽氣質有蔽之謂也其曰因已知而益窮之以至於豁然貫通云者則卽物明理以祛其有蔽之累而復全其本體之謂也此其意義功用明白精確發明經旨無復餘藴循之而入則舉可至於聖賢之域反之而背則難乎免於愚不肖之歸此程朱之學所以直接乎千五百年已墜之緒而大有功於聖人之門者也今陽明子之學也以求理於物爲義外之學而創爲反躬致知之說舉程朱之訓而一切以反之夫義外之說金谿已以之斥朱子而朱子已有所辨明者也金谿之說蓋曰考事物講文義以務取於外是告子義外之學朱子則曰以文義事物爲外而不求却是

告子之學耳朱子之辨簡而已明雖不及其所以然者而明者見之已了然矣夫合內外爲一而無分於內外者爲有外耶專於內而遺於外判而二之者爲有外也且非獨於義也天下之物無有不貫內外而孑然獨立者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口鼻之於臭味也眞元之於外氣也皆是也色非目有也而目以視爲性聲非耳有也而耳以聽爲性臭味之非口鼻有也而口鼻以辨臭味爲性外氣之非眞元有也而眞元以資外氣爲生此童孺之所共知也而陽明子乃踵舊謬而不反判吾性與物理而二之是可謂明於氣二理一之體者乎陽明子又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

物物皆得其理夫陽明子以謂良知是氣之能知能覺者耶則氣質有蔽之餘不致力於格物窮理以開之而遽致之於事事物物事事物物又如何而得其理耶以謂良知即天理如其所謂良知即未發之中之云耶則良知之於天理即氣之於理也氣之所行皆理也而氣不可謂之理則良知之所知固天理而良知非天理也是可謂明乎一而二之分者乎陽明子又訓格爲正而以格也物也混而置之於格致誠正之位泯其序而互言之謂心也意也知也之外無物而有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之說焉謂物之外無心也意也知也而有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之說

焉惟哉其言之亂雜而無章也夫心也意也知也一物三名而有體用之分焉心即其體也意即其用也知則專一心之靈覺以管乎理者也而物則其理之所在也體之靜者本未有病而病常因於用之動者故欲其體之無不正者必先誠乎其用此以動靜而分先後也用之不能無雜常因乎知之不能皆盡故欲其用之無不誠者必先乎盡其知此以知行而分先後也若夫知之不盡則固因乎理之不到而欲盡其知者即在乎窮至其物而無先後之可分故言在以別之及其物既到於彼則知自盡於此知既盡則理皆有定而用自然誠用既誠則物無所累而體自然正此其析之秩然有序本

末有分內外有殊而合之自然貫通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而無復內外本末之可言者也盖氣之不得無分猶理之不能不一易置而混設之則交相病而兩皆失焉今陽明子於所不當分者旣分而二之矣則於所當分者反合而一之自心而言則引彼物而強納之於心內自物而言則黜此心而力致之於物內以此交彼以彼互此盡心力以求其一而兩緒三頭已不勝其紛然而對立矣且其所謂格物之說則心也意也知也旣歷落而各自有一項之物所謂誠正致之說則心也意也知也又部分而盡統於一物之下動靜皆有物之可格誠正盡無分於格物依而讀之如膠投漆如葛纏藤使人

腹煩而心悶嗚呼其誣經亂道倒行而逆施也一至於此哉蓋其所謂心也意也知也非吾所謂心也意也知也而致知格物一切取諸其胷臆之中而爲之故其說之謬不得不然要其歸則職由於認氣爲理氣爲之主而於本末內外之際不當分而分之所當分而不分之故也是可謂明乎形而上下之分者乎獨其所謂默坐澄心克已復禮以主其良知本然之體者爲近於二而一者而粗可以見其效矣然其所以受病於當年而波蕩於後生者正在於此蓋以其高明超詣之資出入於儒宗禪悅之間識見操守固有以過人者而收斂近裏之際靜而畧窺其影響動而粗襲其端緒瞥然之頃遂

自歡喜以爲吾性之昭昭靈靈者體用自具不待外求而由此推廣自當至於明盡之地耳遂傲然以致良知三字自標其學以爲真得乎孔孟以來不傳之正脉而時以語人又頗有警切聳動人者故人之厭實功而樂簡便者靡然以趨之以至於今而未已也然自吾儒主理之學而言之則靜存動察乃本分自然之常程初非詭異之事也故程子於是乎有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焉又有格物須立誠意以格之之說焉又有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之說焉朱子於是乎有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而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之說焉又有存養者存其所求之理窮理者窮其所存

之心之說爲此皆以理爲主也故動靜之際皆有準則而心得其本然矣今陽明子認心爲理而直主於心則心無所準則矣其所謂克己也吾恐其所克未必是己也其所謂復禮也吾恐其所復未必皆禮也靜而澄心吾不知其所養爲何物也動而應事吾恐其良知不露氣質肆行而莫之知也然則昔人所謂所同莫有甚於此段而所異亦莫有甚於此段者也而何二而一之足論哉夫所謂致良知之說畧而辨之其失有如此者而一言以道之則昧於道器之分而認心爲理之過也夫理氣者天地聖人之淵源其分在毫忽之間而一有差失則其蔽有不可勝言者學者其可不愼思而明辨之

哉若陽明子之學則托於儒而篤其禪者也今考其他說則其曰心無動靜者固認心爲理之說而但知眞妄之爲動靜不知眞動靜之亦未始非動非靜者也其曰性無善惡則宋僧常摠之餘論而又認性以爲心者也其曰時時無是無非則倣於吾儒無可無不可之說而實則其門無修無爲之義也其曰知行合一則疑於吾儒安行主知之意而實則其門尚神識而遺事物之諦也其曰心在物爲理如心在事父爲孝云則引程子之言只添一心字而實則其門一切萬象惟心造之見也其曰收斂是主而發散不得已則又明是寂滅禪宗耳其他言語如性無內外學無內外等說言之則皆是而

究其意則舉皆異於吾儒之本旨信乎江西一派之嫡傳而所謂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而陰祖用其說者也且又考之言語氣象之際見其爲人也氣輕而質拗涉乎學也未深而自信太過開口泚筆動自標致無復深厚退讓之風急於伸己屈人之意土窟之守也而謂水在是孔隙之窺也而謂明無他把持作弄以爲奇特而輕肆詆排於大儒先生如大明中天甘閉目而不之省也既以自誤而又以誤人其亦可惡而可哀也已矣此皆其自得也先生長身而白晳聲如洪鍾識度英達裏襮洞然而夷考其行一出於悃愊少時侍父痺病九年不懈親沒事叔父益謹日再省　國有喪不食酒肉

客至泣而相吊其友木川馬戊伯之病癘也入臥內執手與訣及死爲之手殮雅有酒量能一飲十數杯而風流坦易所至鄕人後生無不歆企倒屣他日洪直弼吳熙常二公聞名而過禮焉先生命門生取濁醪來泛匏行之二公飮有難色先生獨連飮數匏旣酣論說激昻二公爲之解頤出謂人曰向見金處士鄙吝都消眞一世豪傑也　純祖中國家昇平久政弛事隳奢侈日長又關西賊洪景來等起頃之勦滅而民猶騷然內訌先生素有大志雖偃蹇固窮而情不忘世適有故人當言路者請代屬藁乃慨然歷指時政之失大槩以爲今日危亂之勢其大要曰國家空虛而人欲橫流也然原其

所以致此者一曰偏私成痼而朝著不和二曰用人不公而後又多棄三曰取士無法而人才不興此三弊也夫既取之無法也如此用之不公也又如此而卒之以偏私成痼之習也如此則其於國家生民根本大計豈有能深慮遠圖以措置於治安之域者哉因陳惕危亡躬節儉厲朝臣省州郡減吏員蠲逋負禮儒賢復舊典定新制摠三千餘言辭極切直其人憚不敢奏也　純祖末京畿直指使李是遠以道內學行一人聞于　朝曰開城處士金憲基學貫典墳老而不倦居家盡事親之節當路無識面之人徐仲車之篤行陳履常之固窮不是過也有人如此其忍棄之　朝廷不之問是遠忠翊

之孫也其後留守李奎鉉辟分教官不就亡何卒年六十九歲矣疾革命子弟負詣家廟子弟諫止不許曰吾一息未絕寧不有事于先人乎拜畢還寢正席而逝初先生與處士金尚欽韓履源金天復三人爲友結書社相往來久後與三人往事趙有善明年有善沒臨沒爲書付先生曰子爲我終敎諸子先生遂退講學于堯泉之上二十年學者稱堯泉先生　哲宗初　贈承政院左承旨享堯泉祠有初庵集十四卷行于世

天復字可圓淸風人少奇俠方年十四五夜行州城中見有客自語曰吾必殺此賊天復前問何爲客具以實對天復曰君之報讎是也我且左右君遂與俱之讎家

及門客謝曰吾終不忍天復怒曰此子反覆可殺拔刀睜視客大驚走去天復旣長折節讀敕其兄病自灼艾其背勸治居喪毀瘠幾殊夢母哺兩乳覺而充然得漸蘇旣而慨然自訟曰吾不學何以追報父母乃從金憲基先生問爲學本末因就所居貞洞設講社名曰樂聚會講論飲射彬然爲一時表天復有慷慨之資而激發於學故能信道篤而行義勇胷懷飄灑絶無希望勢利意前後州官屢欲羅致而竟不能屈讀書必探元本要以得新意爲快未究而卒年止四十五於金先生爲內兄也

論曰本朝理學以李文純文成二公爲祖而至觀尭泉

先生之趣則於文成爲尤近吾州自徐文康公以後二百年間經儒之作雖有衰有盛而風流樸厚未嘗不有可觀焉至於光明超卓文質彬彬其言淵乎可復者獨先生有焉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任相翼

任相翼字可遠豐川人 宣祖朝副提學蒙正之六世孫也相翼初從趙有善遊後師延安李度中性機警好推究物理嘗自言曰儒者需也天下之理一有不通不足以需世故上自天人性命之理下至兵刑錢穀星曆醫藥百工之技莫不涉獵而尤精於推占里中有李翁者家失器筮得青木字未解而相翼適至翁告以故且

强之解相翼曰青木者染布朝鮮方言綿布曰木也器其在染布中乎如其言索之果然其神通皆此類也相翼學旣多門而不詭於經見長者雖路必拜平生食不充腹然非其義不取一錢家故漢京貴族所知多顯者而未嘗緣附干謁惟常矻矻思索未壽而卒有重軒雜著重軒者戒輕而自托者也

姜文豹

姜文豹晉州人字蔚叔儀貌樸偉質直嚴重少長卽好問學不事科舉嘗東謁洪公直弼洪公一見重之及別送之堦下曰勉自愛異日關西夫子非他人也文豹早孤誠奉叔母家居稍疎而日必晨候知舊有死徒步臨

葬雖遠不廢家至貧授徒以資食人不見其戚戚容於
書不輟究思而所自得不妄標誇惟以默識而已　今
上中州官辟分教官不就年六十卒蓋吾州自金堯泉
諸前輩沒三數十年間講聲未盡絕者文豹之力也與
文豹同時有任鎮夏金肇權粱在淳數人亦以行誼聞

嵩陽耆舊傳卷之一終